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北京傳統評書中《西汉》里的一段。

故事是：秦灭六国以后，韓國人張良立志要灭秦复仇，知道秦始皇將巡幸各地，便打算刺死他。恰遇着力士滄海公。滄海公也恨秦始皇暴虐無道，想要替百姓除去这个暴君。兩人商量后，就在博浪沙地方，埋伏等待。秦始皇的車駕来了，滄海公用鉄椎向金輦砸去。不料砸的是个空車，滄海公因而被捕，不屈自杀。張良得了这个教訓，知道專講行刺是無济于事的，就逃走在外，另想办法。他在下邳城，遇見了項伯，交了朋友；后在圯桥巧逢黄石公。黄石公故意掉鞋，考驗張良。張良三次进履，拜黄石公为师。黄石公送他兵書，張良因而学識大进，給他以后亡秦灭楚的文韜武略打下了基础。

河南洛陽城西門外十几里地，有个赵家村。在这村子的西口里头路北，有一家小酒鋪。酒鋪掌櫃的姓陈，五十多岁，家里头沒有人啦，只是他一身一口，最喜欢喝酒。他开这个小酒鋪倒不是为賺多少錢，就为賺点酒，喝着方便。小酒鋪里每天每天地还是真熱鬧。总有十来位常来的酒座，都是坊边左右的老街旧鄰，也有年輕的，也有上岁数的：没有什么事都願意上这兒来喝点酒，聊聊天。

上这小酒鋪喝酒的人，內中有一位老头兒，姓赵，行三，今年八十多岁啦，大家伙都管他叫“三大爷”。别看这位赵老头岁数这么大，鬍子都白啦，可是腰板不塌，还挺硬朗；不但好喝酒，喝了酒还是好說，因为他經的事情多嗎，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懂得。您說提什么吧：往上說，他知道天文；往下說，他明白地理；什么哪朝哪代的皇上好，哪朝哪代的皇上不好，他都懂得；誰忠啊，誰奸啊，哪兒旱啦，哪兒涝啦，哪兒出了什么新鮮事兒啦，沒有他不知道的。因为这个，大家伙給他起了个外号叫“万事通”。其实他真通嗎？不。不过这位老大爷他不管真知道、假知道，什么是对、什么是不对，他是拿起来就說，說的还是有鼻子有眼，跟真事似的。常常对一般年輕的人拍着老腔說：“你們別看不起老年人，吃鹽醬都比你們吃得多。岁数大啦，知的多，見的广，沒有不知

道的。年輕的人，你們才活了几个早晨，懂得什么！”說起話兒來，他就是這一套，真把這些个一塊喝酒的人給唬背啦。

小酒鋪里，喝酒的有几个年輕的小伙子，他們坐在一起談到這位三大爺來，都有點納悶：“為什麼三大爺什麼都懂哪？提什麼，有什麼，您說的全對嗎？不一定吧？”這些年輕的都是這麼想，可就核計好啦，想了个主意要把趙老头兒問短了，拿三大爺开开心。

有這麼一天，大伙約會好啦，在小酒鋪聚齊，小哥几个喝着酒，等着三大爺。等了一会，只見趙老头兒拄着拐棍樂樂嘻嘻地打外頭進來啦。這小哥几个趕緊站起來說：

“三大爺，您來啦？您這邊一塊吧。”

“不讓，不讓，你們哥几个來了會兒啦？”

“可不是嗎，早來啦。”

說着話，趙老头兒找了个座兒就坐下啦，把拐棍放在一旁，叫道：“老陳，給我打酒。”

趙老头兒喝着酒，這時候那小哥几个彼此使了个眼色，全都湊合過來站在趙老头兒的身旁。有个青年可就說啦：

“我說三大爺，您怎麼什麼事都懂啊？我們跟您打听打听，您有不懂的事沒有？”

趙老头兒听他們這麼一問，先喝了一口酒，摸摸鬍子，說道：“噯！這可不是跟你們哥几个說句大話，反正不懂得的事，就說是少少兒的吧。”

“三大爺，這不是您說到這兒啦嗎，今天我們几个人有點不明白的事兒得跟您討教討教。”

“好吧，你們什麼事兒不明白？你們說說，我告訴你們。”

“我們就跟您打听打听五百年前那会的年头怎么样？您告訴告訴我們。”

赵老头兒虽然八十多岁啦，真要跟他打听五百年前的事兒；他也說不清。这些年輕的小伙子們簡直是誠心挤兌他嗎。按說哪，这位赵老头兒你就說“不知道”，不也就完了嗎？可是赵老头兒不然，他想：要是說不知道，那不是栽了嗎？不能栽給这一伙子年輕的，于是他便回答他們說：

“噯！你們哥几个年輕，都沒赶上啊！”

“那么，三大爷，这么一說，您赶上啦？”

“啊！啊！我……我也沒赶上。你們別瞧我沒赶上，可是我都知道，要不怎么說岁数大了什么都懂呢，一天听一样吧，也比你們知道的多的多。”

“您既是知道，您就說說我們听听吧。”

“別忙，別忙，不是一句話的事，这得慢慢地說。咱們一边喝，一边聊着。”

“好極啦，三大爷您甭忙，您喝着酒，慢慢地說。”

赵老头兒喝了一口酒，嘴里一边嚼着酒菜，一边接着可就說啦：

“要提起五百年前的年头来，那份兒好啊，可就甭說啦。究竟怎么好法呢？就拿天时說吧，刮風下雨都有准日子：五天准刮回風，十天准下回雨。可是刮風多会也不刮大風。要是刮大風的話，树也給拔啦，房子也給刮倒啦，你們說那还不如不刮呢，是不是？所以要刮总是刮小細流風，走在街上的人，走了一身汗，讓小風这么一吹，汗兒这么一落，凉凉快快的，身上够多么舒服啊！再說下雨吧，也絕不会下瓢潑

似的那樣大雨。本來嗎，要下大雨的話，房倒屋塌，一發大水，誰受的了啊？可不是嗎，就得下小雨，把地下的土气压一压，省得你穿着新衣裳把領子髒了，是不是？你們說那个年头好不好？”

大伙一听，全都乐啦。

“三大爷，要听您这么一說，那个年头，可真有点意思。刮風下雨都有准日子，还不刮大風，不下大雨。也搭着我們年輕岁数小，沒赶上，我們听着这个事真有点透新鮮。”

“什么，你們听着透新鮮？这算什么新鮮事兒呀。你們听吧，有的是新鮮事兒，我还没告訴你們哪。”

“三大爷，不是今兒个您也沒事嗎？还有什么新鮮的事兒，索性您都說說，我們听听，我們也开开耳。”

“好吧，今兒个我倒沒什么事兒，咱們就談談吧。就拿‘路不拾遺’这句老話說吧，大概你們全都懂吧？可是怎么叫‘路不拾遺’呢？在老年間，比方說你扛着一个大行李卷，走着走着累啦，打算把它存起来，附近又沒有亲戚，又沒有朋友，連一个熟人都沒有，那可怎么办哪？你甭着急，你就在大道旁边找个不碍事的地方，把你的行李卷往那兒一搁。临走的时候，可想着在你的行李四外画个圈，表示是有人寄存在这兒的。也沒人撿，决丢不了。你放心走你的吧。你走三天五天，十天半个月，仨月五个月，一年半載，三年五年，十年八年，三十年五十年，百八十……”

“嚶嚶嚶！我說三大爷，您还有完沒完哪？”

“你們別乱別乱哪！我說的是不管擱在那兒多少日子，絕不能沒了。多会你去拿去，管保是原封不动。这說的是路不拾

遺。下句哪，不是還有一句‘夜不閉戶’哪嗎？你們想想，道上扔着的东西，都沒人撿，再者說誰也不能撿哪，因為不是自个的兒东西，你要撿的話，有人過來問你兩句，你沒的說呀。道上扔着的东西都丟不了，誰還上你家里偷去？你晚上睡覺還關門干嘛呀？你們說這話對不對？”

“三大爺這話有理，連門都不用關，放心大胆地睡大覺，一點錯都沒有。”

“是呀，這不結了嗎！你們听听，還有‘行人讓路’呢。比如說有一條小窄胡同，扁着身子將能過去一個人。南邊來了一位，北邊也來了一位。老二位走在當間碰上啦。南邊這位就說啦：‘這位大哥，我瞧您走道挺急，一定是有事，我回去，您先過去。’北邊這位可就說啦：‘別价，我瞧您走道也挺急，您一定有要緊的事，我回去，您先過去。’二位站在小胡同那兒讓了一天，誰也沒過去。把事全耽誤啦。”

“三大爺，有那么和氣的人嗎？那會的人也太和气啦，簡直地我們真沒聽說過！您說那會的年頭好，人也好，到了因為什么會那么好哪？您說說，我們听听。”

“哼！要不怎么說你們糊塗哪。有这么句話：‘國正天心順，官清民自安。’你們不懂嗎？治理國家的主兒治理的好，勤政愛民，感動了天地，老百姓可不就沾了光啦嗎。這還不明白嗎？”

“噢噢，三大爺，我們明白啦，可是您說說現在怎么样啊？”

“啊！你們說什麼？現在？現在的事兒，你們准不知道嗎？你們讓我說現在的事兒，我能說嗎？噢！我明白啦，你

們这是誠心拿我开心，街上的告示全都貼滿啦，偶語者就弃市，別瞧我八十多岁啦，我还懶得死呢。得啦，得啦，咱們都怪不錯的，你們喝你們酒，我喝我的酒，咱們提点別的吧。”

赵老头兒說完了这几句話，低着头喝酒，一声也不言語啦。

那几个青年人，你瞧瞧我，我看看你，彼此会意，心里說：“这回把赵老头問短啦。”又都笑着說道：

“三大爷，別价。您不是說過您膽兒最大嗎？这算什么。这么点事兒您都不敢說，您可真可以的！”

“是呀！我說過我胆兒大呀。可是胆子大也不能拿我的这条老命鬧着玩呀。”

“三大爷，您千万可別多心，我們可不是跟您开玩笑。您瞧瞧，咱們这屋里有外人嗎？全都是街里街坊。您就說說也不要紧的。話又說回来啦，您今年都八十多啦，就算出了差錯，您也活够了本啦，您怕什么呀？我們瞧您这个人小心也太过火啦。”

旁边另一个青年就搭碴啦：

“你們別忙啊，你們瞧三大爷这不是馬上就要給咱們說啦嗎？你們着什么急呀！”

大家伙都說：

“对，对，別忙別忙，咱們听三大爷的啦！”

赵老头兒这么一听，这个气呀，可就大啦，当时就火兒啦，“拍”的一声，把酒杯往桌上一頓，站起身形，瞪着眼睛，擰着鬍子，气憤憤地說：

“这是怎么說的！这不是沒有的事嗎！我这不是沒病找病嗎！我在家里头塌塌实实待会好不好，你可出来干什么！我姓赵的可沒得罪过哪位。这个酒鋪往后你們众位讓我来，我来；不讓我来，我不来啦，成不成？你們有話，都是老街坊，这是何苦来哪！这不是成心挤兌誰嗎！我要是說点别的吧，怪不合适的。我这么大岁数，透着我沒有大人之才。得啦，得啦，你們諸位在这兒，我走！”

大伙一看赵老头兒真急啦，这才叫道：

“三大爷，三大爷，您別走，您別走。我們不讓您說啦，成不成？”

“算啦，算啦，你們別叫我三大爷啦，你們都是我的三大爷！”

赵老头兒說着，便拿起拐棍气哼哼地往外就走。酒鋪掌櫃的老陈赶紧过来一伸胳膊把赵老头兒攔住說：“三哥，別价，別价，您干麻跟他們生这么大的气呀！他們都年輕，好跟您鬧着玩，跟您上臉哪。得啦，您別走，您喝您的酒，您全冲我啦。”

陈掌櫃的劝住了赵老头兒，又回过身来对那一班年輕的人說：“你們哥几个可不許再挤兌三大爷啦，也沒見你們这个鬧法，沒事問三大爷这个，这不是胡来嗎！”

陈掌櫃的正給他們兩下里解劝，在这个时候，就听酒鋪門外有人“哈哈”一笑。大家全都一楞，往外边觀瞧，只見帘攏一起，由打外面走进一人：看身量有七尺来高，光头未戴帽，髮髻高挽，竹簪別頂，身上穿一件灰布袍，腰系絨繩，藍中衣，白袜青鞋。往臉上看，面如敷粉，眉似漆刷，唇若塗朱，

目如朗星，鼻直口方，大耳朝怀，年紀約有二十多岁。来到屋中，冲着赵老头兒一抱拳叫道：

“这位老大爷，我在外头听了半天啦，人家大伙兒央告您，讓您說說現在的事兒，您真是不开面，您就說說怕什么的，連我也听听。”

赵老头兒这么一听，微然一楞，說道：

“小伙子，可是咱們誰也不認得誰，你跟他們一塊兒起什么哄哪！別跟他們学。他們这是誠心拿我开玩笑呢。我瞧你五官長得这么好，是个聪明人，外边的利害你能不懂嗎？你讓我說什么？說出岔子来，是你担的了啊？是我担的了啊……”

“老大爷，您先等等，我問問您，您倒是敢說不敢說吧？”

“啊！我呀，干脆，不知道！知道我也不能說！”

“好啦，老大爷，您不是不敢說嗎，諸位，我說說，怎么样？”

大家伙連陈掌櫃的这么一听，他要說說，全都害了怕啦。心說：“这个人也不是哪兒的，他不知道我們这兒是跟赵老头兒鬧着玩哪，他真要說出来，出了錯兒，誰也受不了。”剛要上前攔他別說，就見这个人，把头一揚，“哈哈哈哈”一陣大笑，高声喊道：

“秦始皇無道，灭了六国，專制天下，南修五嶺，北筑長城，东填大海，西建阿房宮，起章台于上林，通复道于上坂，焚書坑儒，偶語弃市，广行暴虐，殘害生灵。六国臣民，不得安生，父子分散，夫妻別离，百姓陷水火，黎庶遭塗炭。諸位，这就是現在的国政！”

大家伙这么一听，全都吓楞啦。赵老头兒吓的臉上变顏变色，嚷道：“你們还听他說哪？这要讓官人听见，一个也甭活。还楞着哪？快走吧！”

当时酒鋪里的这些人听赵老头兒这么一嚷，唏哩呼嚕地撒腿往外就跑。酒鋪陈掌櫃的又是害怕，又是生气：害怕的是这个人这么一大嚷国事，要讓官人听见，連自己也有性命之憂；气的是酒座都跑啦，都沒給酒錢哪。这才走过来說道：“嗨！嗨！你这个人是哪兒的？你在这兒胡說八道，这不是攪我的买卖嗎！你談論国事，你不怕，我怕呀。你是打着什么主意呀？”

陈掌櫃的这么一問他，他并未答言，轉身形由打酒鋪里走了出来，站在門外，一看跑出去的那些人，全沒有走，都站在外头远远地往这边看哪，此人不由得一陣大笑：

“唉！你等不識吾机，豈不笑我顛狂？但此不世之恨，何处發泄！”

在人群里头的赵老头兒这么一听，便对那些青年人說道：“你們听见了沒有？这个小伙子准是瘋病。年輕輕的，有什么仇，有什么恨，就这冒冒失失的談論国事？我真替他害……呃！你們瞧，他身后来人啦。……”

大伙兒都往他身背后观瞧，只見由酒鋪的西边走过来一个彪形大汉，身高一丈开外，头上戴着一頂青色半旧的軟扎巾，身上穿着一件又肥又大的青袍，腰里系着一条藍絨繩，大紅中衣，高靱白袜子，打着护膝，脚底下穿着一双魚鱗大洒鞋。面似生蟹盖，青中透暗，花紋的眉毛，斜插入鬢，一双鈴鐺眼，眼珠兒努于眶外，獅子鼻，火盆口，大耳相襯，

連鬚落腮的一部短鋼髻。來到那人的身背後，用手一拍肩頭喝道：“朋友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这里談論國事！来来来，跟我走，咱們去見始皇帝！……”

說着，便一把抓住那人的胸前衣服，一轉身形，連拉帶扯地直奔酒鋪房后而去。

这边大家伙兒一瞧，一个个全都楞啦。赵老头兒一跺脚說：“完啦！完啦！我沒跟你們說嗎，这是鬧着玩兒的？那个大个兒一定是官人，把人抓走啦，那小伙子这条小命就算交代啦！”

不提众人在此紛紛議論，單表那个大汉揪着那人到了酒鋪后边半里来地的一片松林以內，这才松了手，叫道：“朋友，你別害怕。我不是官人。我看你这个人胆子真够大的。酒鋪里什么人都有，你就敢大嚷秦國國政，叫罵秦始皇？这幸亏是被我听見，倘若是讓官人听見，豈不白白地送了命！就說是有滿怀怨恨，說話也得小心，哪能如此莽撞！我請問你，家住哪里？姓什么？叫什么？你能不能告訴我哪？”

“这位老兄，多蒙您指教于我，同情于我，我明白您对我是至誠至意的，我怎敢不把我的来历向您說明呢。我原是韓國人氏，家住荊州附近。我姓張，名良，字子房，只因秦始皇并吞六國，我們韓國被灭，秦始皇又这样無道，我一心怀念祖國之仇，不能报复，但恨只有其心，而無其力，因此日夜如焚。所以今天偶然在酒鋪里發泄了几句恨怨秦始皇的話，被您听見，經您这样指教于我，十分感愧！未領教您的尊姓大名？”

“噢！原来如此，好極啦。張先生，你不瞞我，我也不瞞

你。我乃东海人氏，姓黎名文輝，人称滄海公，云游天下，到处为家。我是个秉性直爽的人，慣打世間抱不平。秦始皇本是無道的昏君，我早已心怀憤恨，总想为百姓报仇，未得其便。今天路过此地，巧遇閣下。方才听你所說，也是怨恨秦始皇，又有不世之仇，咱二人可算是志同道合啦。你要給你祖国复仇，胸怀大志，令人可欽可敬，我情願助你一膀之力，万死不辞。”

張良听至此处，心中十分高兴，連忙上前施礼叫道：“大哥，如肯相助，小弟实在求之不得，請受我一拜。”

“噯呀！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請起請起。”

滄海公把張良攙起，哈哈大笑，当时由袖內“哧楞”一声甩出来一柄大鉄椎，重有百斤，扔在就地，震起塵土多高，叫道：“老弟，你来看，这个东西，我总是帶在身边，就是为給秦始皇預备的。我听說秦始皇还要二次巡幸天下，赶巧了狹路相逢，我就是这一鉄椎，將他砸个腦漿迸裂，給老百姓报了仇，方解我心头之恨。現在又遇見了你，我看你非常精明，一定是有学問、有志謀的人。你出主意，我破出一死，尽力协助你完成大志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張良这么一听，心中暗喜：滄海公果然是一个有肝胆的勇士，能够借重他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。这才叫道：“大哥，好極啦，你我弟兄，真是一見如故。我也不跟您客气啦，从此以后，你我弟兄就是知己的朋友啦。咱們在一起探听秦始皇二次巡幸的消息，探听确实了他的經過地点，咱們在咽喉要路等他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將他刺死。不知大哥的意下如何？”

“对，对，对，就便如此，咱们一同走吧。”

說着話，滄海公拿起鉄椎，藏在袖內，同着張良出了松林，一直往北，走了約有二十余里，天色已晚，来到一个村鎮，找了个店房住下了。吃完了晚飯，到時候安歇睡覺。在夜間，他們二人就商量好啦：由明日起，准备到各处探听秦始皇巡幸的消息。

書不繁叙，第二天，他們由店中起身，便到各处探听，十几天的光景，已然打听着秦始皇果然二次出来巡幸天下先到河南一帶的确实消息。張良这才跟滄海公商量，叫道：“大哥，秦始皇此番二次巡幸，先到河南，一定在洛陽落脚。我們何不返回洛陽，等他到来，見机而作哪？”

“兄弟，你說的对，我們赶快翻回去。”

張良和滄海公二人商量好了，这才往回来，够奔洛陽。在路上，兼程并进，不敢迟延。这一天正走到陽武县，天已初鼓时分。二人进了陽武县的北門，在城里找了一家客店住下。次日清晨，二人出离店房，准备赶路。走在陽武县的十字街，張良忽然往兩边一看，只見各买卖鋪戶全都忙着張灯結彩，心中一动，暗想道：家家忙着張灯結彩这是怎么回事哪？回过身来叫道：“大哥，您先在这兒等等我，我去跟人打听打听为什么家家張灯結彩。”

“对啦，兄弟你去打听打听，看是怎么回事。”

張良去到一家鋪戶門口，向挂灯的一个鋪伙抱了抱拳，問道：“这位老兄，我跟你打听打听，为什么咱們这兒家家戶戶都張灯結彩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这个伙計看了看張良，笑了一笑說：“你还不知道哪，头

三天咱們這兒就得了信啦：皇帝御駕快到此兒來啦。剛才由縣衙傳下來的，說明天正午皇帝御駕進南門，讓家家懸彩迎接。”

“噢！是啦，是啦，我說的哪，為什麼家家掛燈哪。”

張良听明白啦，這才沖滄海公一點手，滄海公便跟隨張良穿過十字街往南走。一邊走着，張良低言悄語地把方才所打听的消息對滄海公說了一遍。滄海公一听，非常高兴，低聲說道：“好極啦，我們就不用奔洛陽啦。咱們在南門外找個店，商量一個妥當辦法，你看如何？”

張良點了點頭，便一同往南而來。

書中交代，張良雖說是很有志謀，他听到这个消息，虽然高兴，可是为了行刺秦始皇的确是件大事，未免心中有些忐忑。他和滄海公在街上走着說話，低言悄語，嘀嘀咕咕，臉上也多少帶出來神色不安的樣子，所以引得行人們對他們二人都很注意。

張良、滄海公二人正往前走，由打對面來了兩個人。書中暗表，是某甲、某乙，弟兄二人從酒鋪里剛喝完了酒，晃晃悠悠地進南門，一邊走着，一邊聊着，某乙就說啦：“我說大哥，世間上的人，無論男女，有長得真漂亮的，可也有長得真憨蠢的。要是長得真漂亮，走在街上，他就能讓人多瞧兩眼；要是長得特別憨蠢的話，也讓人能够多瞧几眼。你說我這話對不對？”

某甲回答：“兄弟，你說這話，倒是一點不錯。我不跟你抬杠。”

“大哥，你瞧咱們對面來的這兩個人，靠西邊走的那個人，

你瞧，嘿！長得真比大姑娘還好看。我真納悶：人家孩子吃哪個井的水長大的？”

“我說老二，你管得着管不着啊？你當人家都像你哪，腦袋長得跟老倭瓜似的！”

“噯！噯！大哥，你別拿我比，我都打了傷耗啦。你再瞧瞧東邊的那個人，跟凶神差不多，叫人瞧着都有點怕的慌。哥哥，不是兄弟我跟你說句大話，無論什麼人，經我眼這麼一過，不敢說是隔着皮兒斷瓢兒，可是瞧他個八九不離十的。就拿東邊這個大個兒說吧，讓我看這個主兒是非奸則傻；西邊走的那個小白臉有點賊鬼流滑。你信不信？”

“得啦！你這兩下子我知道，你別這兒瞎說啦，我瞧你有点醉雷公——胡劈（批）。”

“得得得，我說這話你不是不信嗎？好啦，咱們說下攔着，就沖這兩個人一边走道一邊嘀咕，一定他們有事兒。反正這個大個兒非讓那個小白臉兒給陰了不可。你听着，早早晚晚得應了我的話。”

某甲、某乙二人說着話可就走过去了。這個時候張良和滄海公都沒有理會。出了陽武縣的南門，在關廂路西里找了一家店房，二人吃完了午飯，喝茶歇息。滄海公低聲說道：“兄弟，咱們好好地商量商量，這回咱們哥倆总算沒白跑了這麼些道。機會可到啦。據我想，秦始皇他到陽武縣來，咱們若是在城里關外下手，恐怕多有不便，萬一事不成功，豈不‘畫虎不成，反類其犬’？最好咱們迎着他走，在荒郊野外找個要路咽喉等他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備，將他刺死，你看如何？”

張良想了一想，說道：“大哥，您說的很对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知道楊武县的南門外十五里地有个僻靜之处，地名叫做博浪沙。东西兩边是山坡，山坡之上都是树木琅林，当中是一道山溝。那个地方，不但僻靜，而且是由南来上陽武县的必經之路。如果秦始皇到陽武县进南門的話，他們非从那里走不可。我們不要耽擱，吃完晚飯，連夜赶奔博浪沙，在山坡树林以內，隱藏起来；等他到时，乘机动手，我想万無一失。”

“兄弟，行啦。既是有这么好的地方，咱們是准能成功。就这么办啦，咱們別再談啦。”

張良、滄海公二人商量妥当以后，早早地又吃过了晚飯，算还了店飯賬，帶好了随身的东西，滄海公袖藏鉄椎。張良在前，滄海公在后，二人出离了店房。此时太陽还没有落呢，他們順着陽武县南門外的关廂大道一直往南够奔博浪沙而来。

黄昏时候，已然来至博浪沙的山溝北口。滄海公看了一眼，果然兩边是山坡，当中是一道寬有十几丈的山溝，并無行人来往，实在是一个險要的处所。

張良用手一指西面的山坡叫道：“大哥，你看那山坡上树木參天，多么僻靜！咱們哥倆就此上去，在林內隱藏怎样？”

滄海公非常地高兴說：“好，咱們上去吧。”

二人說着話順着西边的盤山小路往上走，不多时，来到半山腰里，在一座大树林中坐下歇息。天已初更时份，林中非常黑暗。滄海公把鉄椎放在身旁，拉着張良的手說道：“咱

們就在这兒等候秦始皇吧。兄弟，哥哥有几句話要囑咐囑咐你……”

“大哥，有什么話，您說吧。”

“就是为咱們这回行刺的事情，我要囑咐囑咐你。比如說明天秦始皇要是不打这里走的話，那就不用說啦，咱們是另打主意。如果秦始皇真要由此經過，兄弟你全甬管，你瞧哥哥我的。我奔下山坡，前去行刺。你千万在这兒藏好了，別讓人家看見你。你在暗中看我成功不成功就行啦。我要是把秦始皇一椎砸死，兄弟你可就赶紧离开此地；万一要是不能成功的話，你也赶紧快走。为什么哪？你想想：秦始皇他是什么人？既然出来巡幸天下，保护他的人能少得了嗎？就算是我把他砸死成了功，我这条命也不能保啦，何况还許不能成功哪，是不是？哥哥虽死，你不要心痛，并不足惜。你也千万别去救我，你就趁早离开險地。你要真跟哥哥好，爱惜哥哥，以后再想办法，遇着机会給哥哥我报仇。我看得出来，兄弟你是个有智慧、有韜略、有远見的人，將來若能把秦国推倒，愚兄虽死九泉，也是瞑目甘心的。兄弟，你可別这么想：哥哥死了，要是这么一走，觉着对不起哥哥，好像是沒有交朋友的义气。那可就錯啦！因为你是个文人墨客，你不能跟我比，他們又人多势众，你如何能救得了我？不过也就是白白地送命罢了。豈不悞了將來的大事呢？这么說吧，縱然你陪着我一塊死在这里，不怕兄弟你过意，我可不傾情。我說的話兄弟你明白不明白呢？”

張良一听滄海公說的这一片話，心中暗想：“大哥真是可欽可敬，不但交朋友义气，而且有見解、有胆量，像这样的